

■军旅生涯■

草原上的特殊战斗

■朝花夕拾■

儿时上学堂

1959年,全国经济处在困难时期,部队没有肉吃,战士们身体浮肿,影响训练。我所在的部队师部决定,派人到内蒙古打黄羊。在当时,这也是为当地除害,因为黄羊很多,成群结队地掠过草原,所到之处草被吃光,水池被喝干。

组织打羊队,参加这场特殊的战斗,领导指定让我这个全师田径标兵、射击尖子参加。

10月1日,我从北京站乘火车,下车后休息了一夜,第二天,乘车直奔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本巴图公社驻地。一路上,看到的是一片荒野。

天亮后,吃过早饭,何队长叫我跟他一块逛草原。上了吉普车,他给了我一支步枪。

离开驻地走了十几里路,我们看到一只黄羊,队长说:“小徐,你看,那儿有一只黄羊。”这是暗示我把它拿下。

我跳下车,迅速趴在地图上,

趁黄羊还没有反应过来,举起枪,一扳扳机,只听“咣”的一声,黄羊撒腿就跑,眼看着它跑了二三百米,就卧下了。队长让我上车,往前开了一百多米,我跳下车,看见黄羊已经不动了。我把羊放到车上,车开回队部。

下午,我戴上皮帽子,穿上皮大衣、皮裤,脚蹬高筒靴,最后戴上皮手套,拿起步枪一亮相,就像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形象。

最适合打羊的季节是十一二月,那时是黄羊交配期,它们不成群,三三两两地活动。但是,这个季节也很冷,气温一般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,要是刮起白毛风,温度就更低了。

我是新手,刚开始站在车顶上打羊,车一开,风一吹,鼻子就冻了,起了大泡。有人开玩笑说:“小徐,你的鼻子要冻掉了。”卫生员看到后,给我抹上冻疮膏,戴上口罩,就这样坚持

每天出车。说来也怪,鼻子非但没有冻坏,冻疮反而慢慢地好起来了。

打羊都是在晚上进行,主要是靠汽车前面两个大灯的灯光照明。黄羊往车左右一跑,汽车就要跟着转,很不方便。我提出把车前大灯拉一个到车顶上,像探照灯一样,车不动,只要灯一转,视角可以扩大到180度,打羊非常方便。我的建议得到了采纳,效果很好。

快过年了,大后方要肉吃紧,我们加快了速度。

我和山东籍战士何德才配一台车,还有一个捡羊的。我在驾驶室,只要发现羊,把车门一开,右脚蹬在上车的脚踏板上,枪往驾驶室和车门之间一放,打羊非常方便。

有一天晚上,有十几只羊站在车前方七八十米处,我和小何同时开枪,先打领头的,不一会儿,就结束了战斗。我们捡

起羊,车继续往前开,前面又有十几只羊。我们用同样的方法,用了半个小时又结束了战斗。就这样打到夜里12点,车上已经有六七十只羊了。车快拉不动了。怎么办?我们把羊卸到地上,继续打。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7点,又打了一车,这才回到驻地。一清点,这一夜我们打了152只黄羊,创造了打羊队的新纪录。

我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怕脏、不怕冻,荣立三等功。这年,全队5杆枪打了7900多只羊,为部队度过困难时期作出了贡献。

后来我查阅有关资料,才知道黄羊的学名叫普氏原羚。我国于1999年将黄羊列为极危级动物。在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中,黄羊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。时过境迁,现在,如果非法猎捕、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,是一种违法行为,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

徐宝瑞/文

补“补丁”

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。那时,每逢过年我才能穿上一件新衣服。男孩子淘气,爬墙上树,衣服上扯个口子、磨个洞,是常有的事儿。见我的衣服破了,母亲嘴上嘟囔着,手却把针线筐拽在身旁,抓紧时间为我补衣服。

小时候,我时常在半夜醒来,看见母亲在为孩子们缝补

衣裳。母亲补补丁,针脚密实均匀,看着就舒服。

由于日子艰辛,加上缺医少药,母亲英年早逝。那一年,我才14岁。

1976年初,我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。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,我随单位援建唐山。临行前,二姐为我准备了针线包,还教会我一些缝补衣服

的手法。在唐山工作的4年间,我都是在食堂吃饭,吃得很好,不用费心。穿的工装破了,起初,我也动动针线包。后来,我偶然发现,把膏药贴在工装的磨损部位,结实牢靠,自己就不再动针线包了。许多小青工也纷纷效仿我,这让医务室的医生很不爽。有一次,我真的扭伤了腰,医生却不给我开膏药。无奈之下,我

撩开衣服让他看,见我的确受伤了,他才拿出了膏药。

那一晚,在伤痛的折磨中,我做了一个梦,梦见母亲批评我,说我偷懒耍滑,弄巧成拙,丢了自己动手缝补衣服的传统。

现在,基本上没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了。但是,艰苦朴素的好传统依然要传承下去。

梁红旗/文

上世纪70年代,我上小学。那时经济落后,生活贫困,我就读的乡村学校没有固定的场所,隔三差五就得换地方。

我记得,刚上一年级时,学校设在我叔叔家的空闲泥土房。那时叔叔还没有结婚,在外面做小工。想不到,下学期才开始,叔叔就回家结婚了,我们只好搬到另一农户家的空房子上去上学。过了不到一年时间,由于连日下大雨,那栋土房子塌了。没办法,我们只好搬到村里的大队部。

因为经常更换学习场所,去一个新土房子上学时,就得带自家的长条板凳当课桌。长条板凳太窄,看书还行,在上面写字就很吃力了。那个年代,家家都是好几个孩子,上学时都要自带板凳,以至于一些家庭板凳奇缺,家里临时来了客人没有板凳坐。没办法,一些孩子时常早上扛着板凳去上学,晚上再扛回家。

小学毕业后,我终于来到离家十几公里远的乡初中读书,后来又考上县城的高中,最后考上了大学。

儿时上学虽说又苦又累,但读书能增长知识,改变命运,点亮人生。我觉得很值。

汪志/文



■图说往事■

出席省公安战线先代会



1980年,我在邯郸市峰峰矿区百货公司保卫股工作。4月,我作为唯一一名企业保卫人员,出席了在石家庄市召开的全省公安战线先进集体、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。

图为邯郸市全体参会人员合影。后排左二为本文作者。

石贵生/文并供图

捞小盐儿

1971年,在我生活的乡村,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艰难,吃盐都没钱买。村里有人从海边捞来小盐儿,青壮年就搭帮结伙地干起这活儿。我们村距渤海湾30公里,头天晚上推着独轮车出发,走一宿,次日天亮到海边,捞上盐往回返,前半夜就能到家。

中秋节后,我们几个人趁着大月亮出发了。我和四叔一辆独轮车,换着推。那夜月明如昼,照得道路亮堂堂的,天还没亮,我们就赶到大海边。我们坐在海堤上歇一会儿,日头出来开始捞盐。

潮沟里结了一层小盐儿,捧进篮子,用海水淘洗干净,白花花的很叫人稀罕。大约两个多小时,我和四叔就捞了满满两口袋。我们爷儿俩把盐口袋抬上海堤,拢好车,等着大家。过了一會兒,大伙儿都捞足了,我们帮他们拢上车子,一起推车回家。四叔

掌辕我拉车,走在最前头。我好高兴,这两口袋小盐儿弄回家,亲戚朋友能吃一年,再也不用花钱买了。趁着月色,我们高高兴兴地上了引滦灌渠大桥。这是去海边的咽喉要道,必须得从这座桥上走。

要下桥时,突然过来两个胳膊上戴红箍的人,他们将手里的小红旗一横,把我拦住了。“站住!从今天起,捞小盐儿的一律没收!”我惊呆了,不知说什么好。四叔放下车上前问:“同志,这是为啥?以前不是不管吗?”“以前不管,但从今天开始管。你们啥也别问了,推上车子跟我走!”推上桥的几辆车子都被截了,只有落后的二哥一见情况不好,没再上桥,推车往东走了几里地,涉水过河没被截住。我们按人家的要求,把小盐儿倒在一个房间里,垂头丧气地回了家。

刘振广/文